

续雕鹏记

台湾

卧龙生著





作者卧龙生与本书大陆版权代理张小侠夫妇在一起

内 容 提 要

俊男肖生携美女金凤、玉凤，为寻假肖生，路遇一座神庙，黑衣大汉淫邪狠毒，各大门派残杀，身怀绝技的江湖武林高手云集，江南四公子受挫武当山，四人狂傲成性，气焰已消，无数江湖人物，汇集同一方向来，江湖正孕育着一场大风暴，金蛇令主听信谣言，千方百计剿杀肖生，危机时，弹出绿豆施绝技，结盟商五、马聿飞，肝胆相照，除武霸神风帮主，艳遇玉月子，这才演出英雄救美人的艳情侠客的壮严浩篇，大侠、义女缠绵调情，淋漓尽致，全文险象环生，情节扣人心弦，章章真情，句句显英豪。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万里奔波投书信	1
第二十二章	豆粒打穴施绝技	23
第二十三章	忠仁当先传百世	76
第二十四章	得友助化险为夷	111
第二十五章	遇异人卜算如神	143
第二十六章	除异己大宴群雄	172
第二十七章	施神术起死回生	206
第二十八章	绿荫篷中龙虎争	241
第二十九章	轮转阵前飞血雨	277
第三十章	尽孝道勇救双亲	313
第三十一章	脱虎困群豪浴血	350
第三十二章	舍身救母全孝思	387
第三十三章	视死如归昂然赴约	419
第三十四章	论嫁娶深山觅药	441
第三十五章	破埋伏药王降蛇	469
第三十六章	出三峡又遇奇人	516

第三十七章	同心合力却强敌		544
第三十八章	施巧计老丐脱困		577
第三十九章	争霸业双雄恶门		609
第四十章	全道义毒王断交		641
第四十一章	强功绝技退神风		691
第四十二章	战尊者两败俱伤		717
第四十三章	送灵药慧婢救人		751
第四十四章	追敌踪巧遇怪叟		780
第四十五章	黑石穴中藏异人		814
第四十六章	神秘琴箫幽幽情		838

第二十一章 万里奔波投书信

肖生、金凤紧随玉凤身后向前行去，大约顿饭工夫，到了一座村庄前面，玉凤略一打量村落形势，绕向西边行去，又走了里许左右，到了一座神庙前面。

肖生望着玉凤，笑道：“你怎么知道此地有庙？”

玉凤笑道：“妾婢记忆之中，此处甚多庙宇，都在村落西面，故而妄作预测，大胆一试，竟然被我摸对了。”

肖生道：“难得你有此记忆。”缓步进入神庙。

这是座很小土地庙，一间瓦屋，也不过可容下四五人。

玉凤道：“打开那黄布包瞧瞧吧！”晃然了火摺子。

肖生解开布包，只见里面是一个精巧的木盒，木盒上雕刻一个神态威猛的飞鹰，下面刻着：“唯吾独尊”四个横写的小字，肖生心中暗道：好大的口气！

打开木盒，只见裏面白缎表底上，放着一把铜钥，火光下，只见四个草书字，刻在铜钥之上，写的是“禁宫副钥”。

肖生目光一掠那钥上四字，不禁心头一跳，暗道：不少人穷尽了一生心力，寻找“禁宫之钥”，但都白费心了心机，却被我肖生无意之中得来……。

忽然心念一转，暗道：“不对呀！这铜钥之上，既然写着：“禁宫副钥”，那是说另外定然还有正钥了……。

遥闻马嘶之声，打断了肖生的思路。

玉凤随手熄去了火摺子。

肖生也同时合上了木盒，藏入怀中。

只听马蹄声，由远而近，行近了小庙。

一个粗重的男子口音说道：“是一座小小的土地庙。”

只听另一个清细的童子口音，说道：“我瞧得清清楚楚，那火光就在此处。”

另一个苍老口音道：“只怕你瞧花了眼，老夫怎么没有瞧到？”

那童子口音道：“我瞧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是不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只听那最先说话重粗的口音道：“不用吵了，咱们进去瞧瞧就是。”

肖生心中暗道：“糟糕，这庙中只不过方圆数尺之地，如

何能够藏得了身子，看来非要被他们找出不可。

玉凤轻轻一扯金凤衣袖，分藏门内两侧。

只听步履声响，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快步走了进来。

肖生心中还未决定该如何对付来人，但意识中，却庸不让对方发现之意，一提真气，身子平飞而起，贴在屋面之上。

那大汉警觉之心甚高，一脚踏入庙门，突然停了下来，的一声，抽出背上单刀，喝道：“里面是什么人？”

原来肖生飞身而起的举动，太过匆忙，未留心衣襟带起了风声。

金凤、玉凤虽然全身都紧贴在墙壁上，尽量缩小形体，但因这土地庙，太过狭小，那大汉只要目光左右一转，必可看到两人。

但他被肖生衣襟带起的风声所愚，全部精神，一直贯注到那神像供台之处，忽略了两侧。

此际，天尚未亮，夜雾堪浓，庙中更是黑暗，那大汉一时间，无法看清庙中景物。

只听那苍老的口音说道：“怎么？庙中当真的有人么？”

那黑衣大汉轻轻咳了一声，道：“我好像听到了一点动静。”

那苍老口音说道：“小小一座土地庙，不过一间房子，有什么东西，还不是一目了然。”

那大汉似是有些不好意思，大步向庙中行入。

玉凤早已蓄势戒备，看准他的穴道，全力点出。

那大汉一被肖生衣襟带起的风声所惑，全副精神，专注面前，却不料变自身后，毫无警觉，穴道突地被点。

金凤疾的抢出一步，右手一把抓住那大汉身躯，左手却接住他跌落的单刀。

庙外两人，似乎已有所惊觉，只听那苍老的口音说道：“庙中情形如何？”左手拔出背上单刀，右手摸出了一枚梭子镖，悄无声息的向庙门前门欺去。

玉凤久久不闻声息，忍不住探头向外一看，不料刚侧探出了半个面孔，突见寒芒一闪，疾飞而至。

玉凤急急一缩脖子，梭子镖掠面飞过。

但闻蓬然一声，正击在神像上。

玉凤翻腕抽出长剑，正待跃出庙去，突见人影一闪，穿了出去，只见那快速的身法，已知是肖生无疑，当下急急喝道：“相公不可放过他们。”紧随着跃出庙外。

凝目望去，肖生已和人动上了手，那人手中虽有单刀，但已被肖生掌力紧逼的不能施展，落败不过是转眼间事。

玉凤目光一转，只见丈余外处一人已然骑上马背，立时绕过肖生，追了上去。

她因不知眼下三人是何身份，故已有心不让他们逃走一人。

马上人眼见玉凤追来，立时一带马头，急奔而去。

玉凤一提气，放腿疾追，眨眼之间，已追出五丈开外。

忽闻衣袂飘风，掠顶而过，一条人影，有如飞鹰下扑，一把抓住了那马上人，生生从马背上拖了下来。

玉凤疾快地伸一指，点中那人穴道，笑道：“相公好快速的身法，不知是何名称？”

肖生道：“凌波步。”

玉凤伸手提起那人，仔细一瞧，竟是个十四五岁的童子，当下笑道：“这三个人不知是何来路，咱们得仔细审问一下。”缓步走回庙中。

金凤早已把庙外之人，提入室中，放置在供台前面，玉凤放下手中童子，低声对肖生道：“相公请问。”

肖生摇摇头，道：“还是你来问吧！”

玉凤一扬手中宝剑，掠着三人面上扫过，道：“老老实实答覆我的问话，如有一句虚言，被我听出破绽，当心性命！”一掌拍活那黑衣大汉身上穴道，却顺势一脚踢中他“涌泉穴”，接道：“还是你先说吧！”

那大汉长长吁一口气，道：“咱们夜行此地，发现火光寻来，遇上三位，动手被擒……”

玉凤接道：“这样简单，我也不用问你们了。”

黑衣大汉道：“姑娘要问什么？”

玉凤道：“好！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就是，你们是那一门派中的人物？”

黑衣大汉道：“我等流浪江湖，没有门派。”

玉凤想了想，道：“总该有一个首脑之人吧？”

那大汉道：“说了虽不妨事，但在下得先问姑娘一言。”

玉凤道：“好啊！你倒先问起我了！”

那大汉道：“在下先要知道姑娘身份，如是该说，咱们就一一奉告，如是不该说，姑娘也不用多麻烦了，一剑把咱们杀死就是。”

玉凤道：“很干脆，那你先问吧！”

黑衣大汉道：“姑娘是那一道中人物？”

玉凤沉吟了一阵，道：“那是咱们公子，我们姊妹，奉伴公子游玩山水，很少和武林人物来往。”

黑衣大汉道：“请问你们相公贵姓？”

玉凤回顾了肖生一眼，道：“我家相公姓肖……”她虽是聪慧过人，但终是缺少江湖阅历，应对之间，难以流畅。

那大汉道：“肖什么？”

玉凤心下好生为难，想到肖生加盟百花山庄一事，天下皆已知闻，如若说出肖生之名，这大汉定然认为是百花山庄中人……一时竟是想不出如何回答。

只听肖生接口说道：“在下肖生。”

那大汉喜道：“你就是肖大侠，在下久仰了。”

肖生一皱眉头，道：“不敢！不敢。”

玉凤道：“不用借故攀交情了，该说说你们的来历了！”

那黑衣大汉对玉凤之言，恍如不闻，却望着肖生说道：“肖大侠找得我们好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遇得全不费工夫。”

肖生讶然说道：“找我？”

那黑衣大汉道：“你可是肖生肖大侠么？”

肖生道：“在下正是肖生。”

黑衣大汉道：“那不会错了。”

肖生忽然想到假冒自己之名的蓝定，摇摇头道：“恐怕你不是找我的，是找另外一位肖生。”

玉凤要待拦阻，已自来不及，肖生已讲出了口。

那黑衣大汉，道：“这世间有几个肖生？”

肖生道：“就我所知，已经有两个肖生了。”

黑衣大汉道：“这就难办了。”

玉凤冷冷接道：“你这人怎么搞的？什么事说出来就是，吞吞吐吐一点也不干脆！”

那黑衣大汉对玉凤的催促和责斥，浑如未闻，望着肖生问道：“那两个肖生可有真假之别？”

肖生道：“一真一假。”

黑衣大汉道：“那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肖生道：“我是真的。”

玉凤看两人有如故友相逢一般，谈说往事，笑语生风，心中暗道：真要命，审问人犯，那有这样的问法？这简直是在杯酒言欢一般……。

只听那黑衣大汉道：“好！在下就相信你说的话。”

肖生愕然说道：“什么事？”

黑衣大汉道：“在下受人之托，转交给肖大侠一件东西。”

玉凤怒道：“有话快说，有东西就快拿出来，似你这般温吞吞的人，当真是急人得很。”

黑衣大汉，伸手探入怀中，摸出一只书筒，递向肖生手中道：“肖大侠先请瞧过这封书信，咱们再谈不迟。”

肖生接过书筒，心中大是疑惑，此信不知是何人手笔，也不知写的什么？如何能和我肖生，扯上关系。

他自知初入江湖，可算得识人不多，这封书信，八成是要找那假冒自己之名的蓝定。

他虽是心作此想，但却是无法按耐下好奇心，低声说道：“玉凤设法点起一个灯火如何？”

玉凤望了那黑衣大汉一眼，冷冷说道：“你如是心存鬼计，想让人燃起灯火，以招救兵，那可是自找死路。”

她是怀疑那黑衣大汉暗中施谋，但却又不敢违抗肖生之命，缓缓伸入怀中，摸出一只火摺子，随手一晃，登时亮起了一道火光。

肖生低头一看，只见信封之上写道：书送肖生亲拆。

玉凤一沉手腕，熄去了火摺子，道：“相公，什么人写给你的信？”

肖生道：“不知道！”

玉凤道：“一点也瞧不出么？”

肖生道：“拆开瞧瞧再说！”

玉凤道：“相公不可造次，江湖之上，无所不有，先让贱妾问出此信来历，再作决定。”

肖生亦曾听那庄之力谈过江湖中的诸般奸诈阴谋，当下不再言语。

玉凤不问肖生，反回头对那黑衣大汉说道：“这信是何人所托的？”

黑衣大汉目注玉凤，吞吞吐吐的道：“是一位姑娘所托。”

玉凤道：“是女人？”

黑衣大汉道：“是一位姑娘。”

他想此言一出，可能激怒玉凤，是以吞吞吐吐，不敢出口。

只听肖生插口说道：“那女子姓什么？”

黑衣大汉道：“在下只知她姓王……”

肖生只覺心头突然被人打了一拳，起了一阵巨烈的波动，良久难以自制。

玉凤似是已覺出肖生激动的神情，伸出手去，握住肖生的右腕，说道：“相公，你怎么啦？”

肖生道：“我很好，你不用担心……”目光转到那大汉脸上，问道：“那位王姑娘在何处？”

黑衣大汉道：“那位王姑娘曾经告诉我等，她已在信中写得明白，只要我等把此信亲手交给肖生，也就是了。”

肖生道：“你们和那王姑娘有何渊源要这般的东奔西走地替她送信？”

黑衣大汉道：“在下等受过王姑娘救命之恩，亲口答应王姑娘，不论找遍了天涯海角，亦要把此信亲手交给肖大侠。”

那玉凤目睹肖生紧张、激动之情，心知那位姑娘和肖生必有着非常的渊源，站在一侧，不再接口。

肖生激动的情绪，逐渐地平静下来，缓缓说道：“那位王姑娘，不知如何称呼？”

那大汉想了一阵，道：“那王姑娘虽然救了我等性命，但她始终未曾提过名字。”

肖生道：“那王姑娘是个何等模样的人物？”心中突然动了怀疑。

那大汉沉吟了一阵，道：“一位年轻的姑娘。素妆淡服，但却生得极美，不可逼视，在下只觉她是位很美丽的姑娘，因在下未曾细看，很难说出和别人不同之处。”

肖生道：“你们在何地，遇上王姑娘的？”

那大汉道：“大巴山中。”

肖生暗道：那大巴山绵连千里，谁知你们在大巴山何处被救，似这般笼统之言，岂不使人多疑。

心念电转，却未说出口去。

那大汉沉吟了一阵接道：“那是黄昏时分，我等误入了别人的禁地，给人生擒，被囚在一座高峰之上，让我等自生自灭，那山峰高出云表，罡风如刀，上面苦寒无比，普通人，不消两三个时辰，便被冻僵，就算是有着武功之人，也难支持多久，正当不支之时，王姑娘却突然出现——”

肖生心中一动，暗道：我那王姊姊用的软剑，江湖之上，甚少见到，他如见过，定然知道。急急接口说道：“那位王姑娘用的什么兵刃？”

黑衣大汉道：“没带兵刃！不知她使用何物，斩断了我等身上捆绑的牛筋，解救了我等性命，指示了我等下山之路，嘱我等代她转交一封书信，飘然而去。”

玉凤冷冷接道：“哼！那王姑娘在大巴山中既然无事，何以不肯自己下山来找呢？”

那黑衣大汉道：“这个我就知道了，她在那里是否有事，肖大侠何不拆开书信瞧瞧，那封信她是早已写好，只在等待着那送信人的机会而已，想必写的十分仔细。”

玉凤突然晃燃了火摺子，在神像之前，取过一盏油灯，伸手拨长灯蕊，燃了起来，说道：“好，咱们也不怕燃起灯火，中了你们的鬼计，引来人们的伏兵……”

黑衣大汉道：“姑娘放心，在下说的都是实言。”

玉凤燃起灯火，说道：“相公，打开信书瞧瞧吧！不要被

他们欺瞒过去。”

肖生依言拆开书信，只见上面写道：“见字即来大巴山秀云峰下。”简简单单的十一个草书。

肖生想不到竟是这样一封简单的信，他尽力回想王小川的笔迹，但相处之时，自己年纪幼小，根本已无法想起，是否看到过王小川笔迹。

玉凤眼看肖生捧书沉吟，久久不言，忍不住说道：“相公！那信书上说些什么？”

肖生缓缓把书信边了过去，道：“你瞧瞧看吧！”

玉凤有些受宠若惊地说道：“妾婢可以瞧么？”

肖生道：“不要紧！”

玉凤目光一掠，已然瞧完信上之言，说道：“如此简单么？”

肖生道：“我也有些怀疑，如果我那王姊姊写信给我，绝不会如此简单！”

玉凤道：“你可记得那王姑娘的笔迹么？”

肖生道：“忘记不起。”

玉凤突然吹熄手中灯火，顺手点了那黑衣大汉穴道，说道：“天色不早，咱们也该运气调息一下，明天再问他们。”

肖生心中对那王小川的怀慕，十分殷切，虽然觉着这封简单的函件，疑绽重重，但心中又盼望它确是王小川所写的。

深重的怀念，使他自己想出一种理由来解释这封函件短促的原因，他心中暗忖道：王姊姊写这封书信之时，并不知道此信，会真的到我手中，也许她写了十百封这样的短函，

交托给数十百人找我，多一封信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找到我的机会，就算此信落入了别人手中，也不要紧，她可以隐在暗处，默查那赴约之人，如若不是我，自然不用现身相见了。

他愈想愈觉理由正确，赴约之心，油然而生。

夜雾更浓，小庙内外，一片漆黑。

庙外，不时传来了马嘶之声，想是三人所骑的健马，尚未逸去，徘徊在小庙附近。

肖生心中怀念着王姊姊，一直无法静下心来，难以入定。

忽然，听得一阵细语之声，传了过来。

那声音十分遥远，虽闻其声，却无法听出说的什么！

玉凤低声对肖生说道：“平常日子里，如有武林人物进了百花山庄百里之内，立时由快马、飞鸽传入百花山庄，每到天色入夜之后，三更之前，那人在百花山庄百里之内所作所为，都被详细的记入了一封密函之中被送往百花山庄……”

肖生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忽然想起沈丹在各大门派之内，都安了奸细、眼线，各大门派中有什么动静作为，他都能够了如指掌，在这百花山庄百里之内，布下眼线，岂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只听玉凤说道：“因此，这附近武林人物的活动，定然已得沈丹的默许，或许他别有所图，不加过问。”

肖生道：“目下江湖高手云集此处，到处都是身负绝技的人，那沈丹派在各地的暗桩，绝无法追踪这些人的行动，是以，有时视而无闻，以免露出身份。”